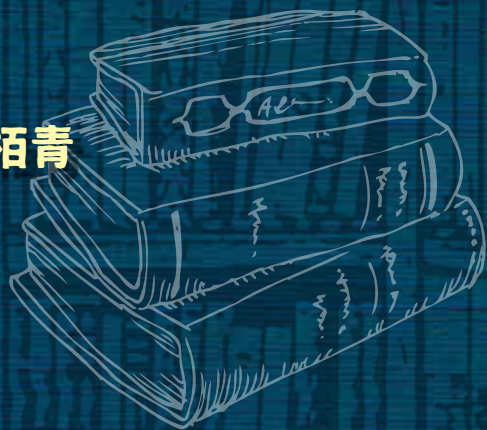


文：作家事 — 陳栢青



不存在的圖書館指南

總是有種癢搔不到。有種渴讓人不停滾動喉頭。有種苦直讓人想尖叫。有一本不知道名字也許根本不存在的書，想一翻再翻。

想把手指插入腦裡搔一搔。想去那裡。想把心底某個深洞嘆一口氣那樣填滿。圖書館象徵慾望，我們永遠得不到。我們以為在那裡，存在一本終極之書。在圖書館迷路像是在自己的慾望中迷路。什麼都想要，其實是不知道自己真的要什麼。

在圖書館拿起一本書的動作很哲學。那時候，慾望消滅了。圖書館在這時重新成為一棟建築。沒有溫度了。那裡只是一個藏著書的地方。和倉庫無異。你靠得多近，就站在那裡面，但你已經和那裡頭無關了。

但慾望總是有的。以為滿足，只是書本闔上了，舌頭舔過嘴唇，手指摩挲著，再張開眼睛，視線裡重新有了縫隙，「不，我想要……」

那時候，你重新回到圖書館裡。

更好的座位。更豐富的館藏。更能匹配自身歷史的建築。最好的圖書館是進不去的圖書館。最好的圖書館是讓自己迷失的圖書館，真正的迷失，反而是因為知道自己要什麼，只好一直深入，得不到，更想要。

如果存在一棟不存在的圖書館……

安伯托·艾可《玫瑰的名字》

《玫瑰的名字》是艾可的第一本小說。修道院裡珍藏無數密本，作為古老時空中保存知識的圖書館，故事的開始是一條生命的結束，有一天，僧侶在閱讀一本神祕之書時遭到毒殺……小說出版後，試圖改編成電影的導演麥可·菲萊利（Marco Ferreri）對艾可說：「你的書好像是特意寫得像電影腳本，因為對話的長度都剛剛好。」但對艾可而言，那不是因為想寫成電影腳本，而是，「他想要那是真的」。艾可為了這本小說，畫了許多修道院設計圖和建築草圖。也就是說，這本書是一本「和真實世界一樣大」的書，那座充滿陰謀與怪異的修道院，是可能存在的「不存在的圖書館」。

不存在的圖書館催生真的存在的圖書館，艾可後來回憶道：「有可能是因為我出版了《玫瑰的名字》的關係，我開始更頻繁地跟圖書館員以及藏書人接觸，我變成一個稀有書籍的收藏家。」現實世界一如電影《全面啟動》那些建築四面八方從各個角度垂直或平行翻起成了立體書，在他家裡疊架立櫃讓一本又一本書上架，珍本書的藏書室誕生了。而在這其中還存在第三間不存在的圖書館，《玫瑰的名字》中暗藏密碼，艾可在《玫瑰的名字》中提到無數珍愛的書籍，其量之大，讓艾可在《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自白》中列了好幾頁，他的結語是，「名單：是我閱讀和寫作的喜悅來源。以上就是一個年輕小說家的告白。」對他來說，一間不存在的圖書館，從此讓他成為一位小說家。



《玫瑰的名字》

作者：安伯托·艾可
譯者：謝瑤玲
出版社：皇冠
日期：1993年9月



《華氏 451 度》

作者：雷·布萊伯利
譯者：徐立妍
出版社：麥田
日期：2015 年 11 月

《圖書館戰爭》系列

作者：有川浩
譯者：黃真芳
出版社：台灣角川
日期：2008 年 8 月 ~
2010 年 9 月



©HIRO ARIKAWA 2006

雷·布萊伯利《華氏 451 度》& 有川浩《圖書館戰爭》系列

「焚書一路追隨圖書館的歷史。」馬修·巴托斯在《圖書館的故事》寫到，是觀察還是詛咒。圖書館作為記憶的載體，太有形，又太脆弱。沒有比知識更好消滅，更需要消滅的了，戰爭、獨裁者的起心動念，到地震、火山爆發……如何消滅圖書館其實就是「如何取消人類記憶」的一種方式。雷·布萊伯利的《華氏 451 度》帶你去看一個「圖書館被消滅」的世界。未來世界裡不再需要書，大家只要「我也是看電視才知道」就行了。小說主人翁是打火員，他的工作不是救火，而是縱火，燒毀一本一本的書，以及珍藏他的房子。「隔壁人家有書，就等於有一把裝滿子彈的槍。燒了它。拿走彈藥，瓦解人的智慧。」

燒吧，燒毀那本書。文明的大災難前是一張張縱火狂沉靜的臉。那張臉孔的變化在小說史上不停閃現。其中一面鏡子便是有川浩的《圖書館戰爭》系列，小說不只推出續集，也改編成電影和漫畫。故事時間點就在離此刻不遠之處，2019 年。小說中政府頒布「媒體良化法」，相關機關有權查禁其認為有害於善良風俗的刊物。為了對抗這一跡

近思想與閱讀上的「戒嚴」，圖書館組織獨立防衛組織，自成武裝部隊，與政府查禁部隊隔著書本推坦克車派傭兵真的開展一場又一場戰爭。當圖書館擁有武力，當圖書館成為戰場，當圖書館成為要守護的本身，圖書館真正成為記憶的堡壘，也是重裝備的武器庫，越不能存在，越要存在，現在就高舉珍愛的書本立誓，自己的圖書館自己救。

史蒂芬·金《午夜四點》

恐怖喔恐怖，司馬中原悠悠的口吻，卻是恐怖小說之王史蒂芬·金在圖書館中現身。史蒂芬·金小說《午夜四點》其中一個中篇正是〈圖書館警察〉。「如果你忘了還書，圖書館警察會追來喔。」圖書館作為秩序的極端——一切井然有序、被分類、「排除什麼」、「將一切歸檔」的理性變成恐怖核心——於是圖書館警察追來了。惡魔化為圖書館主任，下頭轄有圖書館警察，這是座不存在的圖書館，或者該說，將恐怖以圖書館的形式表現。

那麼，作為「恐懼的相反是什麼？」小說中主角提出問題：「恐懼的相反會是勇敢嗎？」，而故事最後，透過圖書館警察的追與逃，讀者將會與主角一起發現，「恐懼的真正相反可能就是誠實。」那甚至不是勇敢，我們連自己都不相信，我們無法秩序。無法把自己規格化。我們是圖書館書架外的人。我們無法變成圖書館，但至少，我們可以誠實。史蒂芬·金是恐怖之王，其實他也是圖書館之王，你看他佔圖書館多少櫃位就知道，但他不是驚嚇而已。他提問，他思索，那正是圖書館的功能。「一切是為了未來存在」。



《午夜四點》

作者：史蒂芬·金
譯者：劉韋廷
出版社：遠流
日期：2008 年 8 月

史景遷《利瑪竇的記憶宮殿》& 丹尼爾·列維廷《大腦超載時代的思考學》

從電視上的福爾摩斯到漢尼拔，21世紀的娛樂其實羨慕古典，主角的大腦中都擁有一座圖書館。視覺技術幫助他們表現，他們閉上眼睛卻能看見，他們憑空撥動手指，大氣中浮現文字，那是你絕對偷不走也進不去的，所謂「記憶宮殿」。史景遷在《利瑪竇的記憶宮殿》提到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如何在16世紀中國教導東方人建立記憶宮殿，而他自己則把一整個古中國的亭台樓頭放進西方理性昌明的腦摺皺裡，你就是圖書館自身。從古羅馬修辭學傳承至今，人類的歷史是修築圖書館的歷史。作為小說史上最聰明的兩個人，一個是大偵探，一個是惡魔犯罪者，福爾摩斯到漢尼拔他們的大腦都是座圖書館。不如說，圖書館成為他們。那是「有福爾摩斯形狀的圖書館」、「有漢尼拔形狀的圖書館」，一個也許珍藏邏輯推理書和犯罪鑑識、一個珍藏心理學，以及食譜，



《光之國度》

作者：恩田陸
譯者：高詹燦
出版社：奇幻基地出版
事業部
日期：2007年5月

恩田陸《光之國度》& 竹內真《圖書館的蠹斯》

在這個超級英雄電影成為大熱門的今天，吐氣能成冰，雙手逼出火焰。能飛天，能穿越時光，超級英雄完成我們的願望。那麼，關於讀書，需要什麼樣的超能力呢？有「被故事之神眷顧的小女兒」之稱的小說家恩田陸寫下《光之國度》三部曲，遠野一族的人們擁有異能，其中一支族裔，指尖碰觸變成將整本書內容記下。竹內真的小說《圖書館的蠹斯》像是遠野一族的遠親。小說中女子詩織成了圖書館的館員，他擁有一種特殊能力是「當有人懷著強烈的情感碰觸某物，就會在上面烙印下殘留的意念。」但為什麼是書呢？小說家寫道：「每個人面對書時花費的心思和時間都不相同，若是閱讀時從心底感到快樂或感動，那份情感會直接投入書裡，所以人的思維很容易滲入書這種物體裡。至少詩織是這麼想的，所以她才愛書。」書不是容器，而是引起情感的按鈕，而情感會再投入書中。實體之書也許是真正的「人類的心」的載具。《圖書館的蠹斯》是讀書的書，也成了讀心的書，在書本的借與還之間，讀他人的心，開啟人生的故事。故事沒有結束，所有的人都連在一起。世界也許是巨大的圖書館？我們都在其中，對的時候，索引號就會浮現，現在就把它拿起。



《圖書館的蠹斯》

作者：竹內真
譯者：陳嫻若
出版社：馬可孛羅
日期：2017年1月



依照他們的腦額葉打造，專人限定，那是不存在的圖書館。丹尼爾·列維廷則在他的科普書《大腦超載時代的思考學》裡為我們詳列這個大腦連接網路，記憶體早已經不堪負荷的超載時代裡，知識，或者「圖書館」意味什麼，如何記憶，如何歸檔，怎樣處理資訊和搜索，《大腦超載時代的思考學》提到內部與外部兩種記憶方式，「古希臘人設法透過大腦訓練增進記憶力，像是記憶宮殿和位置記憶法。在此同時，他們和埃及人更成為資訊外部化的專家，發明了現代化圖書館，成為外部化知識的龐大資料庫」。如今大腦內的記憶宮殿因為網路而延伸於外，圖書館內館藏則因為數位化無紙化而變成 PDF，實體存在虛空中，誰知道再來的圖書館以什麼樣貌存在呢？

但無論圖書館變成什麼形狀，以什麼形式存在，它總是會有的。因為，圖書館是為了未知存在的。

因此有所謂未來。◎



《利瑪竇的記憶宮殿》

作者：史景遷
譯者：梅義征等
出版社：麥田
日期：2009年1月



《大腦超載時代的思考學》

作者：丹尼爾·列維廷
譯者：黃珮玲、謝雯仔
出版社：八旗文化
日期：2016年3月

本期導讀作者簡介：

陳栢青，1983年夏天生。臺中豐原人。臺大臺文所畢業。作品曾獲全球華人青年文學獎、全球華語科幻星雲獎、九歌兩百萬文學獎、臺灣文學獎、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全國學生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等。並被《聯合文學》選為「40歲以下華文文學最受期待的20位小說家」之一。2011年以筆名葉覆鹿出版小說《小城市》，並出版散文集《大人先生》。



導讀團隊簡介：

作家事，2016年夏天由湯舒雯催生，顏訥、陳栢青、李屏瑤三人主持企劃，是一檔帶狀文學直播節目，每週9點線上說書。